

中国 蓝调



吕运斌

作家出版社



中国蓝调

吕运斌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蓝调/吕运斌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2.4
(作家珍藏版)

ISBN 7-5063-2357-5

I. 中… II. 吕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24886 号

中国蓝调

作者: 吕运斌

责任编辑: 懿 翎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

印刷: 世界知识印刷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270 千

印张: 11 插页: 5

印数: 001-15000

版次: 2002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357-5/I·2341

定价: 21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吕运斌

个人简历

吕运斌：湖北省黄陂县人，生于一九四九年，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，原在武汉市工作，现在天津市工作。

八十年代，曾有《蓝湖》、《亭亭木兰花》、《天搀》、《汉正街系列小说》、《老街》等中长篇小说出版。九十年代停笔。

长篇小说《中国蓝调》，是停笔十年后的第一部作品。

我们风雨同舟

——《中国蓝调》序

有一天，吕运斌忽然对我说，我们是上个世纪的人了。乍听来，他像个怀旧而感伤的人。我有点恍惚，怎么看他也还是个生气勃勃的中年人。

那时，他正在修订本书，他的母亲骤然离世。我们日行千里，赶回老家。故乡的天空特别晴朗，屋前是成片的稻田，深浅不一的金黄中，夹着草的绿，菜的青，还有土地的褐，色彩斑驳迷离。

长江边上的村子叫垵，垵里有自己的小乐队。乐师们从早到晚沉浸在天马行空的演奏中。除了每一场开头必定是揪人心肺的哀乐，接下来便是抒情的《泉水叮咚》、《边疆的月亮》，煽情的《常回家看看》、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……每场的演奏高潮一定是《我们走进新时代》，气势磅礴。

逝者如斯。长眠的老母安详地等待着儿孙们为其安葬。后人们虽则泪眼迷蒙，心情却在乡村乐师们的长号和鼓点中，忽高忽低，埋头走进新时代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吕运斌始终是个憨厚而不失机智，纯朴而不失聪慧的人。他属牛，生性笃定，心态磊落。他的内涵与价值不流于表面，我想说，他是一个别有幽怀的人。

海湾战争期间，他一介书生，却整日面对世界地图，寻找老布什沉船的地方。台湾大选，他忧心忡忡。那段时间，他与曹聚仁先生的公子，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曹景行先生神交至深。曹先生行走于两岸三地，评点各派势力的消长，可谓一夜之间愁白了头。吕运斌静观潮涨潮落，预测朝夕万变的时局。

老纳走了，霍顿走了，米卢来了，快乐足球给吕运斌带来了两年的快乐。他仿佛伺中国队的场外顾问，每场赛事都在为米卢排兵布阵。每观结果，精确度让人瞠目，真想力荐他去袁伟民那里当义工……世界太平，西线无战事，意甲、德甲、英超偃旗息鼓时，他激情迷失，经常在北国的夜空下遥望南天的星辰。

这时候，我知道他思乡。我还知道，离乡的游子愈是走得远，走得久，愈是把血脉根系看得很深很重，乃至于盲目夸大与渲染，把故乡的小坳比做天堂。当现实使他有些下不来台时，他便抱怨道路不如以前平坦，河流不如以往清澈，树木不如过去葱茏……但他欣然地发现，田里的稻穗长得实在是好，比城里的女人还丰满。于是他为家乡的人们高兴，现在不会为吃饭的问题发愁了。

在他前三十年的生命经历中，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，所遭受的歧视与苦难是不言而喻的。他心高气傲，十八岁返乡，用自己的双手搭建了一间仅几平方米的小屋。小屋外的一间老屋住着一大家子人。在别人的冷眼中，他把小屋收拾得一尘不染，浸透着书香。就连当权者也不止一次地关照，他是读书人，不要与他过不去。为此，吕运斌心存感激地怀念那些既刁钻又善良的乡亲们。

有人曾经问海明威：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什么？他毫不犹豫地说不愉快的童年。吕运斌的童年、少年、青年，也许不止是不愉快。但正是在这种种的不愉快乃至痛苦与屈辱中，他始终对一切美好的事物心存热爱。这是一种理想主义者与人文主义者的精神倾向。因此，他笔下才能淌出那样空灵飘逸、清丽脱俗的文字：

河岸上，柳絮如雪花般地纷飞。苦楝树像一把把撑开的伞，紫色的花像一团团的雾弥漫开来。太阳早早地从河面上升起来，鸭子在小船边划出的波纹把金子般的水一层一层地推开。

子期远行，正是牧牛的季节。或见风吹草低，牧人斜卧，潏水则像个不识字的顽童随意画出一道线，弯弯曲曲地在武湖上行走良久，才依依不舍地流入长江。成群的水牛在号角的指引下，或结队成阵，或自由穿行。几只黑色的老鹰在空中盘旋，将地上的人物故事尽收眼底。偶有好事者挑起斗牛，两阵之间，号角连营，胜负都是快乐。此情此景，岂非快意人生？

太阳出来了，开始时只是朦胧的一块白。不久后才圆，才亮。这时候，武湖成了一只大香炉。草丛、人头、鸟羽、牛背上，都吐出缕缕丝丝，像有只无形的手，把千头万绪牵上天空。男人们叫起了打草号子，“哦哟哟……”声音像一群骏马在草场上飞奔。他们兴奋了，先脱了褂子，接着扔了裤子，一个个精光地在阳光下挥动着镰刀。黝黑躯干、发达的四肢和雄健的阳物，像精灵一样在蓝天下碧草间闪亮发光。

就连西毛睡女人，也写那么幽默睿智：

这是快到中午的时候，阳光稍有些倾斜地照射在门口。莲的身体一半在阳光里，一半在阴暗中，有点一分为二的感觉。莲家里养着一条狗，平时它躺在大门外一动不动地晒太阳，天塌下来都不会吭一声的，这时候不知它为

什么有力气爬起来凑热闹。它看到长凳上女主人的一条腿支起来，如此灿烂地插进辉煌的阳光里，觉得情景很不一样。

暮色像一团蓝色烟雾一样散开，刚刚安静下来的村庄，乃至河流、池塘、树木、草丛，都迷漫出一种快乐祥和的气氛。孩子们都期待着这种和蔼依稀的时光。太阳西下时，村子里升起了炊烟。小河边、池塘里的鸭子三三五五地爬上了岸。这时候，女人们的叫唤声响起，嘴里呼唤的是儿女们的名字，实则是在招呼田间里的男人。一声又一声，是女人们最有想象力的咏叹，把宽广的暮色呼唤得一层层地落下来。于是劳作了一天的农人牵着耕牛、背着犁耙，沿着曲曲弯弯的田埂，回到各自家门。

倘若不是身历其境，我真以为他曾经生活在天堂。

他意念中的南屏先生，是深邃的中国文化养育出的士大夫、隐士、启蒙者，是品格和精神的典范。道可道，非常道。举世混浊，不顺其流而扬其波。

他心中的秋，是美丽的中国母亲。她像一棵开了花结了果的树，每一片叶子都给人以希望。秋是阳光，她把青春给了大地，大地还给她一片春色。

他笔下的少哉，是苍凉的中国历史。他因为曾经的污点而终生忏悔，又因为要证实清白而终生努力。在这个理性而又困惑的时代中挣扎，他不知道革命的目的并非教人死，而是教人活。

如影的子期，是纯朴的中国希望。像黑色的精灵，游戏在属于自己的时光里。纵使是苦难，他也要成长。迷惘而不失坚定地追寻真理，维护尊严。他注定要远行，因为希望永远在前方。

他眷念的故乡，是温馨的中国家园。他关注着这个家园里每个

人的生存价值，人与人之间，人与自然之间丝丝入扣的生存状态。诗书之礼，长幼之序，他渴望人们沉浸在古老的祥和之中。

有人说，真正的男人，是一只受伤后躲在洞里用舌头舔尽血的狼。我很害怕这样的男人。伤就是伤，痛就是痛；快乐就是快乐，悲愤就是悲愤。性情中人，快意人生。当然，现代男人有一种品质是不可或缺的，那就是平和。与一个安定平和的男人在一起，你才能看清天空和大地，你才能体味清晨与黄昏。你可以不要花前迎风、月下弄影，但才是真正的你，而非惊世骇俗的你。

智慧、平和，才能赋于精神纯粹；儒雅、温良，才能赋于文质彬彬。从这种追求和意境上讲，我们确实是上个世纪的人。

十几年间，我和吕运斌无数次地穿越华北平原。他自己驾车，我坐在副座上。尤其是深秋时节，归来时暮色将至，斜阳正浓。车窗外，急速掠过的是笔直的白杨。有时候，突如其来的大雨，猛烈地冲撞着车体。雨刮器刷刷地清扫着玻璃，他的目光专注而执著，紧紧地盯着前方。那时候，我便会开启 CD，车厢内顿时回荡起美国黑人低沉的吟唱。那种迷惘忧郁，那种乡村情感，那种蓝调，让人想家，让人心脉相连。

那时候，我知道他已经不是十几年前的他。他已经走出《亭亭木兰山》，走出《蓝湖》，走出《汉正街》，走出《雾里的世界》……前方山高水远，他在远行。

十几年来，我们日复一日，过着单纯而简朴的生活。诗经上说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吕运斌说，我们风雨同舟。

张建平

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九日



我们风雨同舟

——《中国蓝调》序 张建平 1

第一章

- 1. 己丑年 1
- 2. 滂河沱水 9
- 3. 遥远的炮声 18
- 4. 子期远行 27
- 5. 庙小神灵大 37

第二章

- 6. 东厢记 48

7. 死者的阴谋	57
8. 春花秋月	64
9. 雪 球	69
10. 秧歌舞	79

第三章

11. 天堂游戏	86
12. 过 年	94
13. 锄 禾	103
14. 家乡水	114

第四章

15. 求 学	125
16. 欢乐谣	139
17. 田 螺	149
18. 伊拉克蜜枣	158

第五章

19. 返乡记	166
20. 情 况	179
21. 陷 阱	193
22. 光荣和梦想的实现	201

第六章

23. 晚 霞	208
24. 拿 双	219
25. 斗争哲学	225

26. 柳暗花明·····	232
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七章

27. 天 问·····	243
28. 曲直之间·····	250
29. 化 蝶·····	258
30. 金色阳光·····	265

第八章

31. 飞 天·····	273
32. 供 词·····	282
33. 囚 徒·····	291
34. 断 舌·····	300

第九章

35. 又是春雨纷飞时 ·····	309
36. 七 月·····	315
37. 大 水·····	323
38. 归去来兮·····	330

后 记 ·····	337
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章

1. 己丑年

子期出生的那一天，南屏先生从武昌回到长亭。若氏提了二十个鸡蛋和几挂线面去看他，并说：“少哉得了儿子，要麻烦您给取个名字。”南屏的母亲韩氏喜笑颜开地接下篮子：“恭喜你做了祖母，这个名字是一定要取好的。”南屏先生说：“过几日我便过来。”

那是个春雨迷蒙的早晨，子期像个小动物一样来到世上，屋檐下滴水的节律记载着他最初的历程。若氏兴奋得像张开了翅膀，给前来贺喜的每一个人都端上一碗长寿面，屋里屋外都是她的身影和笑声。

很快就雨过天晴，艳阳亦如初升，空气中充满了水的芬芳。从窗外透进来的一缕阳光照在子期的脸上，宽广的空间有一种无边无际的感觉，子期的心里充满了惊叹和向往。他睁开眼睛，仿佛看见自己走进了这个世界，周围的一切都似曾相识。因此，当他面对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件物体时，都试图进行某种印证。那时，他尚无表达的能力，但在心中，一切了然。

那一年叫做己丑。丑属牛，是一个笃定而坚实的属性。

那年春天似乎有些不同往常。刚过完春节，天气就开始燥热。半夜间常常听到轰隆隆的声音贴着地面滚动，身下的床铺随之颤抖。人们都说要变天了，天气却时阴时晴。倒是河边柳树上的叶子

一天比一天深沉，燕子也早早地飞进了人家的屋梁。人们脱下了棉衣，架起水车，从池塘里汲起清凉的春水，于是田园犹如墨线在白纸上徐徐画就。一声吆喝，划破清静，劳作的农人头戴斗笠，手扶犁铧，催促耕牛，一年的喧哗就这样开始了。

西毛把门口池塘里的水放干了，抓了满满一桶鞋板大的鲫鱼，咧着嘴提回厨房。若氏高兴地说：“这是好东西，有了它，你侄儿的奶水就吃不完了。”当即盛了一大碗客人吃剩的长寿面，还卧了两个鸡蛋，让西毛坐在灶下吃了。

秋还在月子里，但是已经能下床了。听见婆婆跟西毛说话的声音，就抱着子期出来，倚在厨房门口，露出子期的小脸指着西毛说：“叫叔叔。”

西毛把最后半碗面连同汤水一口吞了下去，冒着一头汗站起来，嘿嘿笑了两声就低下头。

若氏在一旁怂恿：“看看你侄儿。”

西毛抬起头，看到秋怀里粉嘟嘟的一张圆脸，伸出指头想去摸一下，伸到半路又收回来了。秋只穿了件无领的小袄，前襟开裂着，她那光滑的脖子和高耸的乳房，惊骇得西毛把手藏到背后，两条腿也站不稳了。

秋生了孩子后，发得又白又胖。胸脯鼓胀得像两个吹足了气的球，指头一碰就要破的样子，可就是挤不出奶水来。若氏急得团团转，把村里正吃奶的孩子抱来吸也不管用。若氏说：“这事非得男人来做，男人的力气大，在床上捏一捏、揉一揉、吸一吸，早就出奶了。可是少哉又不在家……”

情急之下，若氏喊西毛：“你来吸两口。”

吓得西毛两天不敢露面。听说鲫鱼汤是催奶的好东西，他就跑下池塘捞回了这么一大桶鲫鱼。

西毛怕秋，怕的是她那与众不同的腰身。

秋刚来长亭的时候，腰细得用两根指头掐得断。村里人惊叹，这样的腰身怎么能生孩子？西毛更是提心吊胆。看她走田埂，怕她扭了；看她跨门坎，怕她闪了；看她提篮子过桥，怕她摔下去了。秋爱笑，见到什么事都乐，连人家喊一声“西毛”，都笑得弯了腰。她那铜铃般的笑声，让西毛的心跟着颤抖起来。秋出去时，若氏就喊：“西毛，你跟着秋。”

西毛从小没有父母，靠村里东家一碗西家一勺接济着活下性命。若氏见他可怜，办了两桌酒席，请了村里几位长辈作证，收下西毛做了养子。少哉在外面当兵多年，若氏天天盼天天哭，西毛就跟儿子一样坐在门坎上守着若氏。

若氏疼儿子一样疼爱西毛，西毛也很敬重干娘，凡是若氏开口的事情，他都会一步不差地去做。若氏让他跟着秋，他就与秋形影不离。

秋穿的是筒裙，印着花，缀着穗，不到二尺长，紧紧地箍在屁股上。跟在秋的后面，西毛的眼睛就没地方放。经常跑汉口的人说，秋穿的衣服在汉口都找不见。汉口的花楼街是美人成堆的地方，她们穿的也只不过是开了衩的旗袍。

秋不是汉口人，是少哉从缅甸国带回来的。缅甸国在什么地方？少哉说在云南、贵州的那一边。村里人听说，云南贵州就在天边，是在天的哪一边，就想不出是什么地方了。去问南屏先生，南屏先生说，那是个围着芒果树唱歌跳舞的地方。

少哉十七岁的那年，一腔热血抗日救国，参加国民党的军队跑到缅甸，什么都没带回，只带回个秋。

秋又是那样一个特别的美人，让村里人一直觉得是个猜不透的谜。

秋爱看稻田里的花，爱折池塘边的荷，爱采桑树上的葚，西毛都在后面跟着。秋看稻花时，西毛给稻田放水；秋到池塘边，西毛就摘张大大的荷叶给她当伞打；桑树上的桑葚结得像满天的星，西

毛爬到树上一摇，落得秋一身的紫雨点。

秋爱洗澡，这让西毛很烦恼。

长亭的女人洗澡，一般要挑一个合适的日子，烧上一壶热水，关了房门倒进专门的木盆子里，热气腾腾地上下一个囫囵，人就清爽了很多。秋洗澡跟村里的女人不一样，见了水就想把自己弄湿。那是刚来的时候，西毛随着她来到村边。一看见绕村而过的小河，她就像只出笼的鹅一样伸着脖子往下跑，吓得西毛哇哇大叫。西毛问她要做什么，她呜里哇啦地比划了半天，西毛也听不明白。她不管了，脱了鞋子，撩起裙子，就往河里蹚。一边蹚一边随着水势把裙子往上卷，直卷到大腿、小腹、胸、肩……最后把裙子脱下来扔上了岸。

绕村而过的小河叫做滂，河水清澄，沙底细软。秋把长长的头发打开了，洒在水里，像泼了一道墨。秋的身子不白，却黑得有颜有色，在水里起起伏伏，一条河都起了波浪。人家以为是什么鱼在产子，都跑过来看。西毛叉着腰在岸边东堵西挡，又骂又赶，不许一个人靠近。

长亭是个斯文之村，女人在河里洗澡，村里有些议论了。这让西毛觉得很没有面子，回家对若氏说：“干娘，您管管她。”

若氏听了笑着说：“我家的媳妇爱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人家爱怎么说就让人家怎么说，你着急什么？”

西毛还是着急，就去找南屏先生。南屏先生也听说了这件事，原以为他会生气的，不料先生却说：“那叫沐浴，是她们那地方女子们的一种仪式。”

先生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线，好像是在遥看那远方的情景。

西毛无话可说了。南屏先生说好的事情，那一定就好。自己看不出来，是没有读过书的原因。

秋经常去河里洗澡，人家也就不再大惊小怪了，只是难为了西